

每个人都会遇到很多恩师。他们从不渴望学生能给予什么回报,只是希望他们快乐健康地成长,为社会作贡献

师恩难忘

■卢洪健

教师节到了,那些曾经与现在辛勤教育过自己的恩师,有的已经不幸驾鹤西去,有的依然在默默的耕耘中感受岁月的汹涌。每当这个时候,自己的内心总有很多感慨想抒发,有很多感恩想表达,也许是自己笔短词乏,也许是要铭记的感动太多,直到今天,也只能试着用热诚的心聊表心意。

小学,那是个人生启蒙的重要阶段,然而山村落后的教育阻碍着我们健康快乐地成长,虽然山清水秀是我们骄傲的资本,但设施的破陋与信息的闭塞残酷地挫伤我们渴望吮吸知识的心灵。而我,一向都是学习尖子,自然得到老师们的宠爱,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更何况是在那个穷人家的孩子都不怎么愿意读书的小山村呢?当然这些所谓的宠爱是次要的,关键是自己的那股学习的劲儿,是在老师们的鼓励与教诲中练就的;更重要的是,是老师们让我看到了外面的世界,才知道自己应该选择学习知识这条路走出大山,而不是小学毕业了在家放几年牛羊再到外面打工混日子。如今的山村虽有很大变化,但变不了的是自己对她的那份眷恋,变不了的是那些从开始到现在依然能清晰记起的恩师们的谆谆教诲。

上初中时我就住校了,那时学校离家挺远,就只能周末回家。那时我们是自己带米去学校煮饭吃,菜也是自己带的。热天的时候,带的菜吃不了一两天就馊掉了,家里人也都不可能频繁地给我送菜。班主任樊老师看在眼里,也不时地让师母做菜时给我盛一小碗。他是个很谦和的人,教学做得到位,也特别懂得关心学生。那会儿我英

语不太好,他就说请我没事的时候多去他家教教他儿子学习英语,我除了感动便是按他的话去做,一点都没感到学习的压力。初三的时候,由于有些同学辍学了,我们原来的三个班合并成两个,班主任也换了。那时我正好赶上父亲遭遇病痛,一度想要放弃学业,开学几天了也没去报到。新班主任陈老师和樊老师忙完学校开学的事就走了十几里的山路赶到我家,硬是把我“逼”到了学校,还说其他的事以后再说,先好好上课别把功课落下了。中考报考时,陈老师虽然很想让我上高中再上大学,但在征求我家人的意见后还是让我报考了中师(就是毕业出来教小学的,现在可能是出来只能当幼师),考试时也是他一人带着我到市里去考。遗憾的是自己不争气,没考上中师。今天我还能有机会读研,对他来说希望也是一种安慰。

高中在县城里上,离家就更远了,这倒没什么,只是家里的情况曾经难免让我自卑。高一时的班主任雷老师一开始就了解我的情况,当我在作文中表露自己的那份情绪的时候,他再也坐不住了,经常找我谈心。那种谈心很温馨很勉励人,不带同情的口吻,他希望我怀揣着直面人生遭遇而不认命的男子汉气概,受一次磨,长三分志。高二的那个暑假,我从同学那儿得知省城有个中学有个免费的班,是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创办的,只要通过考试不但学费全免,还发生活补助。我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给那个地址写了封信,谁知一星期后就让我过去考试。那时我也比较莽撞,就只身前往。到那里后自己受到了最好的接待,特别是那个招生办的戴老师,后来才知道给

我回信的就是她。她不但为我安排住宿的地方,还帮我报销车费。后来从录取到在那儿学习的一年,都没少给我关心。临近高考了,身在异乡的我不知道是压力太大还是什么缘故,居然在关键时候得了重感冒。在校医务室打了一天的吊针也没退烧,那天晚上班主任郑老师急了,就叫了车把我送到市里的大医院。打针,验血,交费,把她折腾了大半个晚上,一直到我的状况有所好转她才松了口气。第二天回到学校,她又亲自熬了稀饭给我送来,当时我喝得很香很甜,就是到了今天,那种感觉也无以言表。

大学是天堂,是生命盛开的起点;大学的老师是灯塔,是指引方向的航标。大学的老师也许是少了一些中学老师的唠唠叨叨,少了一些小学老师的呵护,但他们对学生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小到一门基础课程的教授,大到对学生人生观世界观的培养。我那时对于自己所学的生物科学专业(特别是那些基础研究)对社会的作用在哪里很是迷惑,于是向一个刚来学校工作没多久的博士何老师请教。他当时没有过多地给我讲大道理,叫我凡事要用辩证的眼光去看待,还让我读了《寂静的春天》和《增长的极限》两本书。后来我们的话题就多了,从他的生态学专业到学术规范,到我跟他做本科毕业论文,为我选择读研和对待学术的态度做好了铺垫。

而此时此地,我在美丽的中科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快乐地学习生活着,同样能感受到老师们对自己的那份关心与爱护,这又是一种何等的幸福呀!前些天,我的导师刘老师还和我一起上山安装实验装置,骑着摩托

同学们,我就是想让你看到一棵完整的树

■王德华

我想让你看到一棵完整的树,然后你自己尝试着走进这片森林,走到那热闹处,走到那无人处,去领略和欣赏那里的风景。

我不希望你只是看到一片叶子,也不是一根树枝,也不是一朵花,也不是一个果子……哪个单独的部分都不是。

是啊,叶子有叶子的美丽多姿,花朵有花朵的绚丽芬芳,果子有果子的诱人甘甜,树冠有树冠的宽厚雅量,树枝有树枝的张扬个性,树干有树干的挺拔雄壮。

可是我很贪婪,我总想让你看到完整的一棵树。走近她,欣赏到她的每一部分,感叹树叶的凋零,细闻花的芳香,品尝果实的苦涩和甘甜。

可是,你不是很愿意。你只想欣赏那片叶子,说一叶知秋。你只想欣赏花朵,那朵开放的花朵。你只想悠闲地摘下果子,只想它的甘甜,却不愿意尝试那种咋舌的苦涩。

我只能把你领到这棵树前,留给你时间,留给你空间,让你自己去欣赏。我不愿意做一个机械的唠唠叨叨的导游,重复陈述着那些听起来熟练

却让你生厌的故事。

树,很高大,需要昂头张望。你怎么不愿意抬头,不愿意搜寻呢?只想问:哪片叶子是美丽的,哪朵花开放了,哪里有果子啊?我说,就在树上边啊,可能在那片大叶子的后面,也可能在上边的嫩枝上,也可能在……你说我看不见,您能指给我看吗?我也昂着头,心里打鼓了,也不敢肯定了,人老眼花了,说那句话也只是凭直觉,凭经验。如果错了,也许是老糊涂了吧。

既然走近了这棵树,就要爬上这棵树,走进这棵树。爬到树顶,你什么都看见了,那么多花,那么多果子。有待开的花蕾,有迷人的花蕊,有萎焉的花瓣,有成熟的果实,有生涩的青果,有水灵的幼叶,也有枯黄的老枝。等你近看仔细了,然后再尝试着远离她,回望她。这个时候,你是不是已经发现了别人没有看到的更美丽的地方?

你说这太难了。可是,你大老远来一趟,没有看到树的全貌,会是你的遗憾,也是我的不安。也许你会有一天,突然想起了这棵树,欲再回来细看时,怕会是物是人非了。▲

(作者系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科学网博主)

车在山路上颠簸,那炎炎烈日,那汗流浹背,那一丝不苟,那精益求精,我在自惭形秽的同时,便是无比的感动与激励。刘老师对学生的好是出了名的,记得那时我因自己是调剂做他的研究生而愚蠢地担心他会不会“偏心”,现在想来真为自己那点“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感到汗颜。他是个从不对学生发脾气的好导师,学生开始实验时,总要以身作则,但他不是把一切都给你安排好,是要你在了解形式的情况下自己动手,自己去“异想天开”。他是个严格恪守学术道德的好导师,他发表SCI论文时基本都是自己的学生为第二作者,他让我们引用文献要慎之又慎。他是个关心学生的好导师,我刚到植物园时,他就问我生活费够不够,叫我出野外时要穿胶鞋和长裤子;学生发表论文时,版面费都是他出,而所得稿费他却分文不取。我为自己能有这样的导师而感到莫大的幸运,也希望在以后的日子里更加耳濡目染他的美好人格。

其实每个人都会遇到很多恩师,也会发生很多相似或者不同的故事。我们在成长着,恩师们也在岁月中慢慢老去,他们从不渴望我们能给予什么回报,只是希望自己的学生能健康快乐地成长,为社会作贡献,如果说真有那么一点奢求,就是希望在一年一度的教师节,收到我们的祝福。所以,想到这点的时候,我再也无法抑制自己,必须要把那一串串的感恩付诸文字,向所有关心与教育过我的老师和共和国所有辛勤的园丁们道一声:师道永存,恩情不忘!▲

(作者系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研究生)